



困學紀聞注

卷四
周禮



困學紀聞注卷四

周禮

元所案鄭明老曰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

唯唐太宗夜讀之以為真聖作曰不井田不封建

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此經者太宗

而已何云太宗語出于文中子第十卷王福時所錄劉歆始用之

案王莽之王田未可以為信也不封建下尚有肉刑三字蘇綽再用之後周書太祖本紀魏恭帝三年初太祖

市易是也王安石三用之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太統中乃命蘇綽

綽虛辯依周禮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王安石三用之神

為撰次未成眾務猶歸臺閣至是乃命行之王安石三用之宗之青苗均輸是也經之靈也何云唐之立法皆本蘇綽唯文中子魏相曰如有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與叔曰必有闕

篇

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

者王程二子而已全云按唐太宗銳意封建有世襲刺史之命則

言乎先王雖麟之意何有無論其父子兄弟事即如侯君集張亮反側於廟

堂之閒而謂其能封建乎太子承乾與魏王泰傾奪於嫡庶之際而謂其能

封建乎衛公鄂公俱遭讒季君羨以疑似死即魏文貞公亦不保始終而謂

其能封建乎然則太宗亦未必能真知此經也又云何氏以蘇綽能開貞觀

之治其實唐之治法亦不盡本於綽也○元所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

王德呂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

其真加金帛賜召以招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

屬唐賞公序序周禮廢興曰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元附離之者

大半故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潰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

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元編覽庫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

平之跡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鄭氏推六經與論周禮辨

曰周禮或謂戰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

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潰亂不驗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

人之智不及此惟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為末世潰亂不驗之書而不知

好也自成帝時雖著七略終漢迄唐竟不置學官博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

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於

前荆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不可也朱子語類此周字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

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官制頗詳盡如租調庸府兵之類皆是蘇

綽之制故義門云爾

漢志謂之周官闕按河間獻王經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

官經以為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

云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

官注此儒林董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

下始曰周官禮原注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元撰今見于釋文閣

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賈公彥曰以設位言之謂

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程易田云按康成注開章第一條天官冢宰

惟王建國下即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冬官鄭目錄云古周

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康成序

又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周禮解詁然則王氏謂未以周禮名者言其

時但稱周官經周官傳周官注尚未以周禮名其書也今六篇第目曰天官

地官云但稱官者是也集證曰後漢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前以周禮諸

經發起執謬為之解詁鄭康成傳所著有答臨孝存周禮難荀悅云劉歆以

周官六篇為周禮王莽時奏以為經置博士○元所案漢書藝文志周官經

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隋書經籍志周官禮

十二卷馬融注又自鄭康成以下十三家皆曰周官禮鄭康成序云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即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漢志謂之周官經經字絕句馬氏叢書樓本入闕注於周官二字之下以經字連下句讀今改正

五峯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世傳周禮缺冬官未嘗闕也乃冬官事屬

之地官程泰之全云程文簡公大昌云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

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

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何云羨數凡四十六凡百工之事歸

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全云字壽翁象山弟子為復古編亦云

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氏云周公方

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冬官亦闕首末未

備周公未成之書也闕按古者三公多兼官惟六卿是實職周禮蓋載其實職者也其中有三公云何孤云

何皆六卿職之所及亦莫或遺蔡氏說頗會元折案俞氏復古編自序曰周禮司空之篇反覆之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誠有裨於當於人心者四庫全書總目禮類一周禮復古編一卷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一卷復古之說始於庭椿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禹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蔡氏以為周公未成之書蓋本於此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崇安文定公安國季子蔡沈字仲默號九峯人西山先生子受業朱子之門

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求

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者考工記補之

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山巖屋壁漢

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也序錄云或曰河間

書之路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二篇取考工記補六藝

論全云鄭康成作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

有盜發楚玉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

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

工記周官所闕文也事見南齊書文惠太子傳漢時科斗書已廢

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全云山齋易氏按字元章云考工記非

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

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澮川非遂人之制言旂

旗旗旒旒非大司馬司常中車之制眡周典大不類

闕按科斗書漢世盛行且著之功令見漢藝文志蕭何草律云云元所案天官序中載其事者冬官考工記第六注曰司空之篇亡漢興購求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漢書曰冬官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集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之在於秦前是以得遺秦滅焚典籍韋氏東氏等闕也漢書藝文志曰周衰樂尤微眡六國之時君魏文侯最為好古考文時得其樂人賈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

後漢書儒林傳云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又與禮正義漢書之說不同伯之大司樂章也如其時周官未出安知其為大司樂章乎宋王與之周禮訂義第七十卷夫考工記之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足以發明聖經之秘此所以取而為補亡之書也如捨此而索於制度之末則論周人上輿及手梓上匠之制論周人明堂奚取乎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澮澮川非遂人之制也言旂旗旒旒非司馬司常中車之制也其他纖悉有不可盡信者察以為周家之制度豈其然乎此說本於易氏宋志易按周禮總義三十六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三十卷經義考云未見今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南宋館閣續錄載易按字序章潭州寧鄉人周密齊東野語謂被詔事蘇師且由司業職擢左司諫其人不足道也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呂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是科斗書至東京猶行也古文尚書孔安國以隸古定是一行科斗書一行真書孔穎達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然則其時之識科斗書者蓋亦僅矣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漢文藝

志禮經三百案注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三百舉成數臣瓚注云周禮三百

是官名也禮經謂冠婚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

何云以王制為考文時博士作者
虛子幹一家之說以史記封禪
書索隱所載劉向七錄云文帝
所造書有本制版制篇者參觀
則非今禮記中王制也明矣
方棟山云按鄭氏每以周禮駁王
制謂王制為殷制禮何曾以釋
周官徐氏妄說

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
中而非專為禮設也元所案禮記正義曰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考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亦宗康成之說朱子曰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諸儒之說瓚與葉氏為長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

言悔馬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

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

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

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

之類其誤三鶴山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

以漢筭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為

非聖人之書者以失之者之過也

全云鶴山同時傳琴山之說與此畧同琴山名

伯魯象山弟子。元所案宋王氏矣曰康成之訓釋可謂有功於周禮然六官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一則以緯書汨之一則以臆說參之是以學者不得不疑經義考徐氏筠周禮微言宋志十卷未見江西通志徐筠字國堅清江人得之子。丞歲擢第知金州續中興書目徐筠學周官於陳傅良記所口授成書十卷自謂聞於傅良曰周禮綱領有三養君德正紀綱均國勢鄭氏注誤有三云云漢書藝文志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四庫全書總目司馬法一卷舊本題司馬穰苴撰證以史記蓋齊威王諸臣集古兵法為之而附穰苴其中非穰苴作也欽定周官義疏案康成注天官太宰九賦以為口率出注地官泉府國服為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夫口率出泉漢法也周官無是也閻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其職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圃牧工商虞衡嬪婦各貢其所有之物則農自九穀以外餘七職自所貢之物外別無所謂賦明矣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而計其贏餘以收息者莽之亂政也周官本有賒而無貸康成不能辨而謂貸泉出息一以園廬郊野受田之地為差是為國服以証聖法傳莽事而裕安石之愚迷不亦悖乎宋惠魏了翁周禮折衷二卷周禮要義三十卷陳傅良周禮說一卷趙希弁讀書附志陳傅良周禮說三卷舊刊於止齋文集曹叔遠別為一卷趙希弁之且為之說案以上三書今四庫書皆不著錄禮記王制正義曰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制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頤云孟子當報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

以女者奉注

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方樸山云未見的據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

以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周官可

乎原注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蓋爾○元折案漢書張禹傳永初元延之間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

頗然之乃至禹第辟左右因用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

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通鑑王莽始建國二年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

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洛陽卽鞏臨畱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驗用其本賈取之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每月

百錢收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宄者

作縣官衣食之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

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景通鑑此文本漢食貨志而有所增刪莊子外物篇儒以詩禮發冢漢書王莽傳食貨志莽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鄉黨陳止齋進周禮說序曰熙寧用事之臣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斷喪殆盡而天下逐日多故老生宿儒憤憤推咎以是為周禮之禍詆排不遺力則論著誠不得已也與厚齋同意原注引西山語見所作王與之周禮訂義序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通典總言其為六萬三千六

百七十五人愚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

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闕按文獻通考云此數未知何

六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通考又云此據王

合數則此乃官數非謂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於冢

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於宗伯此

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興也滕侯為卜

正 呂伋為虎賁氏命書願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左

右攜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椽靡共婦寺亂階

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

之子竊位於王朝至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

漢而中朝得以詘外朝矣至唐而此司是信南司

無用矣由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

嘉奏劾常侍如楊秉宮中府中為一體方樸山云此一語說盡周官

如諸葛武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元

齡以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我朝

趙普於一熏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於後

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濶按宜增一事曰文彥博於疾勢增損責官者必以類趙鼎

於內苑移竹責官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

五峯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

也元所案朱子曰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此事他使立此一官其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便無後世

巫蠱之事矣史記李斯列傳李斯上書言趙高之短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曰丞相所聽者獨高而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

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即中令趙高案治漢書佞幸傳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呂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沃貴幸傾朝

百僚皆敬事顯唐書劉蕡傳文宗即位官人握兵權橫制海內號曰北司蕡對策極言其禍曰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

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漢書中屠嘉傳考文時鄧通方受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息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言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吾今使人召若

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

召通而謝丞相後漢書楊秉傳桓帝五年代劉矩為太尉中常侍候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威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

奏覽及中常侍及具瑗宜亟屏斥投畀有虎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三國志蜀諸葛亮傳亮上疏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六年房允齡高士廉過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此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元齡等拜謝案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蓋誤認周禮世子不會之說與魏鄭公於房元齡之見責而謝也進曰元齡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可謂深知家宰之職何於太子取物之詔而不聞諫諍也其後張元素雖以用物過度諫止太子已無及矣劉元城語錄太祖嘗令後苑作熏籠數日不至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本部本曹本局本局覆奏得旨依方制造乃進御太祖怒曰誰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曰可問宰相晉至對曰此自來條貫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後世若非禮製造者侈之物經諸處行遣必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妙無薰籠是小事後法壞自御前直下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為例宋王偁東都事略李沆傳真宗遣使持手札問沆欲以後宮劉氏為后責妃沆對使者自引燭熱之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又文彦博傳仁宗御殿疾暴作扶入禁中二府侯於殿閣召內侍史志聰等問起居狀對曰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彦博怒叱之曰上暴疾繫國安危惟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稍有增損必白宋史趙鼎傳初車駕還臨安內侍移竹截內鼎見責之曰良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朱子答潘恭叔書曰周禮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為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誤矣

李泰伯 全云行江先生李觀 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宮卿二人

皆分命賢臣以參檢內事 原注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為之猶有成周遺意元所案天宮內宰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王氏訂義引呂成公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之大宰意其治家之道亦權衡審訂於大臣格心之所自出與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二人中士二人注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中士八人後漢書宦者傳論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宋鄭伯謙太平興國書曰漢大長秋為后卿蓋內宰之意又曰前漢大長秋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初許后減省用度后上書辨論恐官吏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雖改用宦官而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不復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凡天子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矣王與之曰南城李氏觀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

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官大

府玉府內府外府 皆天官之屬 泉府 地官 天府 春官 職內職金

秋職幣 天官 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 東坡對策愚按

爾雅釋地醫無閭之珣玕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

象華山之金錫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

都之筋角斥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謂九

府淮南墜形訓引爾雅五穀下多桑麻二字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所述與爾雅

同而繼之曰尚父立園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貨

又按史記管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別錄

曰九府書民間無有裴駰集解引索隱謂其書論鑄錢之

輕重鹽鐵論輕重篇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徼山海通典

亦云太公立九府之貨然則九府立之立之

管氏設之其名列於爾雅蓋即管氏書也大紀之

說得之顏注恐非原注曲禮天子之六府亦與大禹謨之六府異何云九府當如顏注集證引宋張溟雲谷

雜記曰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園法

園法李奇曰園即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園謂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於貨財之事而職內職歲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為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略去職歲以三者附太府等為九牽強特甚況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尚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為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於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且齊猶用之則九府非周官決矣爾雅有九府云云予意太公所謂九府者即此耳爾蓋九府所產不同故作園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於理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為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異說也予又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欲知其九意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故以此詢之惜未見所答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又一證也書錄解題史部編年類皇王大紀八十卷胡宏撰趙希弁讀書附志云五峰先生所述皇帝王霸之事自堯以上六闕逢無紀堯之初載迄于報王乙巳二十有三年貫通經典採摭史傳又因事而為之論所以述去取之原釋疑似之惑者至矣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經援

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云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鈞命決之言也漢儒以緯書

孔子所作原注康成注中庸亦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

書者甚多如典禮逸文律歷積算尤可取惜以妖妄之語拚之○元折案九

嬪注孔子云日月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天為使婦從夫教

月紀耳義曰孔子云以下者孝經援神契之言也文但彼是孔子所作故言

孔子云也云日者天之明者本合在天云月者地之理者本合在地今以陽

尊而陰卑月乃為天契制所使故云陰契制上屬為天使是以月上屬於天

隨日而行云婦從夫教月紀者解后已下就燕寢而御之意公羊傳序正

義曰案孝經鈞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是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

鄭注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

入宿衛齊王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玉之子

郢客是也其制猶古元折案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肥其母高

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十三年薨哀王

襄孝惠六年嗣立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又楚元王傳楚

元交高祖同父少弟也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

業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

天官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奄稱士者異其賢也東萊呂氏白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

意蓋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

侍省列于六省開閣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

宰異矣元折案唐書宦者傳序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

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

六省曰尚書省門下省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省內侍省詳唐書百官志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

天官太宰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以馭其民注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

仲謂庶民可參之以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

大傳百志成故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為

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

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元折案周禮訂義一引龜山楊氏曰

五方之民皆有性其安屬和味且服

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為節文道

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案地官司徒之十二教一曰以祀禮教

敬二曰以陽禮教讓三曰以陰禮教親四曰以樂禮教和五曰以儀辨等六曰以俗教安似分禮俗為兩事然曰以俗教安則所以教之者亦惟以禮而已王昭禹周禮詳解曰凡習而安焉之謂俗先王亦各因其所宜而教之使安焉則民各從其所願而無苟且幸免之意偷薄之患無自作矣呂大防字微仲京兆藍田人相哲宗蓋臣也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天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鄭注式謂財用之節度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

市之賦賦以稱珎珎謂市賦其用簡矣全云唐人誤會世子不會之說而啟承乾之借越吾故曰

唐太宗非能知周禮者龜山楊氏曰周官九賦各有其待而太宰又以九式節之雖人主不得踰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實無待於會也世儒以為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矣止齋陳氏曰古者關幾而不屢市廛而不征其歲入視他賦至薄也至不常獲也以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者不常獲者如是足矣東萊呂氏曰膳服雖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易氏夜周禮總義曰經言不會者五裘與皮事惟王不會服與飲食酒膳禽之不會則后與馬膳則世子亦不會又曰古者關市雖有征然凶荒札喪則關門無征而作布非常賦也以之待膳服足以見先王薄於自奉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

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

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全云古人原不言理財本常賦而範以定式故也大學言生財以賦式之禮壞也古人原不言治兵農即兵也論語言足兵孟子言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以軍禮壞也○元折案謝山之說驚願俗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原注疏云鄭注互見其義○元折案遂人互見其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原注疏云鄭注互見其義○元折案遂人互見其

曰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在彼鄉中唯見出軍無田制此遂人唯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注云鄉之制與遂同此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被六鄉互見其義明彼此皆有也但彼此雖相如細論之仍有少異以其六鄉上鄉致民六遂下鄉致民六鄉上地無萊六遂上地有萊是其稍異也王氏詳說曰六鄉所言伍兩卒旅師軍詳於軍制六遂所言遂溝洫澮川詳於田制然軍旅未始無田田制亦未始無軍要之互文見義也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匠人建國畫

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考文詩定之方中傳云

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規定北準極以正南北

愚按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

琴師開左撫琴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

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

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此下本書有日立宮何為夕司空八字曰立宮以城矩

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以營邱之封立宮何

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

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

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

景迺圖然則尚矣全云古人無葬經而有宅經此說最為不易詳見胡仲子集○元所案考工記匠人注日中之

景最短者也極星即北辰再義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其在土臨下故最短也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詩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箋定昏中而正謂小昏時正義曰此

度日出謂度其影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畫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

孫編脩星衍晏子音義載王侍御念孫之說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大雅篤公劉既景迺圖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箋云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

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闈西門稱闈

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

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

全云魯孝公下另是一條舊本誤屬上文。

西門北門也。

此文見後漢書祭祀志中卷。

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

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

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

語焉。

元折案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師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使其屬守

王闡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虎門路寢門也門外中門之外闡宮中之巷門正義曰師氏守中門外保氏守王闡門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闡師

氏正義曰劉昭所述以門與闡散文言之耳對文言之則闡為小門故後漢書注引爾雅作宮中小門謂之闡左氏哀十四年傳云攻闡與大門是闡為

小門別於大門也陶淵明列魯孝公於孝傳

師氏三德朱子

周禮三德說

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

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

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

以之朱子集作是已。闡按趙無愧名君錫洛陽人事父良規至孝絕類

徐仲車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第四十六

牧誓顧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

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為師氏而橋維師

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

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

元折案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正義曰以其掌教故知為司徒之屬以後言父師司成書傳大夫為父師師氏為大夫故知為師氏天官冢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鄭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東萊呂氏曰師言賢而不違官身即道也故王氏曰以身教詩周南葛覃毛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

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司農云今

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夕桀各為二

篇未知所出則夕桀二字後人附益非鄭注信矣

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建歷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皆善算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

而所論多近語九所案地骨保氏注鄭司農云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梁句

股也正義曰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梁句股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為今有重差夕梁夕梁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禮記少儀正義曰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為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先師馬融干寶等云今有夕梁各為二篇未知所出四庫全書總目天文算法類九章算術九卷按九章算術蓋周禮保氏之道法不知何人所傳永樂大典引古今事通曰王孝通言周公制禮有九章之名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約張蒼

則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云云舊本有注題曰劉徽所作考晉書稱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然注中所云晉武庫銅斛則徽入晉之後又有增損矣又有注釋題曰李淳風所作又海島算經一卷晉劉徽撰唐李淳風等奉詔注據徽序九章算術有云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凡望極高測絕深

而兼知其遠者必遠重差輒造重差并為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據此則徽之書本名重差初無海島之名亦但附於句股之下不別為書故隋志九章算術增為十卷蓋以九章九卷合此而為十也案二書皆從永樂大典輯錄漢書張蒼傳蒼陽武人也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術律歷故令蒼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又食貨志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呂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耤地注云耤者里宰治處也若

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時在街

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後漢靈帝十七年改元中平二

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於

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以街為衛又

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

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

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耤者歟金石錄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文字磨滅不可

考究其歲月略可見蓋中平二年正月而其題額都鄉正街碑不知其何碑也水經注三城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南陽都鄉正街碑隸釋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街碑半氏縣碑逸周書大聚解飲食相約與彈相庸把經堂校本引趙云功作則互相勸是與游惰則互相糾是彈惠云漢時尚有街彈之室蓋取則于古書錄解題譜牒類金石錄三十卷東武趙明誠德甫撰明誠宰相挺之子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水經注四十卷後魏鄒道元撰道元字善長范陽人官至御史中尉水經作者唐書題曰桑欽然班固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亦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原序並無桑欽之文則據以削去舊題亦庶幾闕疑之義又目錄類隸釋二十七卷宋洪适撰道字景伯皓之長子紹興壬戌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諡文惠

庖人天官注青州之蠃胥原注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字林先於反蟹蟹也集韻蠃蠃

醢四夜切原注當從集韻邊人天官注鱠者析乾之出東海陸

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

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為養原注讀如想全云周時蠃蠃尚青

漢律所載結醬是也亦見說文至今吾鄉山名結蠃蠃則以天台者為貴二物皆浙東典故○元折案書錄解題小學類字林五卷晉愷令呂忱撰太乙

山僧雲勝注其書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又景祐集韻五卷直史館宋祁鄭戩等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說文所無則引他書又地理類吳地記一卷唐陸廣微撰郡人也多記古吳國事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物有

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沃次曰五位次曰

五蔭玉篇蔭於謹切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中土曰五恣注恣密也正字通音亦次曰五縷次曰五塹玉篇音縷塹堅大廣韻堅土也

次曰五剝次曰五沙次曰五塌正字通凡中土三十物種音華

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壯次曰五殖

次曰五穀唐韻音斛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下土三十物種

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按大司徒以土

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灋辨十二壤之

漢時
全圖所傳河圖皆係方輿之
書宋人始撰為五行生成之用

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

州曰晨土淮南陸形正南邛州曰深土淮南作次西南

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升土淮南作正中冀州曰

白土淮南作西北柱州曰肥土淮南作北方元州曰成

土淮南作東北咸州曰隱土淮南作正東揚州曰信土

淮南作申土元析案陳振孫曰漢志管子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葉下於藿集韻音鬱藿下於芎芎下於蒲蒲下於葦

葦下於藿唐韻音貫爾雅藿下於葦葦下於井集韻井下

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

十二衰原法註藿即鬱也衰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

周官草人謂山農所受田也山土者不若田草土之所
宅必先除其草而後可以植穀與或高或下
各有穀造合
武以為尹知章所託考唐書藝文志
人改題也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

大司下疑脫
後字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王

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

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上以

大司地嘗考隋唐志宋帝文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

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宣武永平元年測於洛

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寸然宋之於陽城

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

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

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寸為妄司馬公日景圖云日

原注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
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
居地之中

漢時
全圖所傳河圖皆係方輿之
書宋人始撰為五行生成之用

物而知其種此篇亦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

州曰晨土淮南陸形正南邛州曰深土淮南作次西南

戎州曰滔土正西兗州曰升土淮南作正中冀州曰

白土淮南作西北柱州曰肥土淮南作北方元州曰成

土淮南作東北咸州曰隱土淮南作正東揚州曰信土

淮南作申土元所案陳振孫曰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葉下於輦集韻音鬱輦下於芄芄下於蒲蒲下於葦

葦下於藿唐韻音貫爾雅藿下於萋萋下於莽凡彼草物有

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

十二衰原法註輦即藿也衰按周官有草人此豈其遺制

歟元所案管子注舊題房元齡晁公武以為尹知章所託考唐書藝文志
著錄有尹知章而無房元齡知後人改題也舊唐書知章絳州翼城人
睿宗時官國子博士有孝經注老子注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吋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里五

幾千里以吋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為法尺有

五吋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相去三萬里上以

大司正嘗考隋唐志宋帝文元嘉十九年測於交州何

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吋後魏宣武永平元年測於洛

陽信都芳謂二百五十里差一吋然宋之於陽城

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

表浚儀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吋

餘遂以舊說千里一吋為妄司馬公日景圖云日

原注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
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
言地之中

漢書地理志

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陽
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潘水李氏云周於
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
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案隋書天文志上考靈耀周辭張衡靈憲
及鄭元注周官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

李安漢曰夏至日道入赤道北二十四度北距嵩高孤背九度餘下直衡岳卷無景衡岳距地
中極徑約九度餘地平為道相去約二千五百里是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矣鄭注千
里差一分允未差也

唐書

天文志一開元十二年太史監南宮說擇河南平地設水準繩墨植表而以引度

之自滑臺始白馬夏至之晷尺五寸七分又南百九十八里百七十九步得浚儀岳

臺晷尺五寸三分又南百六十七里二百八十一步得扶溝晷尺四寸四分又南百

六十里百一十步至上蔡武津晷尺三寸六分半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三百七十步

晷差二寸餘而舊說王畿千里影差一寸長矣五代史周天考一前世宗詔瑞明堂位乃云

學士王朴撰定歲餘制奏曰古者植圭於陽城以其近洛也蓋尚嫌其中乃在洛之

差一寸案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景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庸而言職方

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

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

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

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祕書影同是夏至日

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

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况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全云殷之公當是虞公夏公號

按左氏傳五年
王季

也愚

公號

職方

乃云

不合子產曰

堂位乃云

王季

也愚

公號

職方

乃云

不合子產曰

堂位乃云

王季

也愚

公號

職方

乃云

王季

也愚

公號

職方

乃云

王季

也愚

公號

職方

乃云

王季

也愚

公號

職方

乃云

王季

也愚

公號

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陽
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潘水李氏云周於
陽城測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
斗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案隋書天文志上考靈耀周辭張衡靈憲
及鄭元注周官並云日景於地千里而

東偏開元十二年遣使天下候影南距林邑北距橫野中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
弦居地之中大司徒鄭注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
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宋書何承天傳承
天東海郊人也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承天幼漸義創儒史百
家莫不該覽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三百卷又攷定
元嘉歷魏書張淵傳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玉琳好學善天文算數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

列國一同襄二十五年左傳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乃云

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

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號

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

按左氏傳僖公五年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

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全云殷之公當是虞公夏公號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合子產曰
列國一同
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職方
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號
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
按左氏傳
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字乃夏字之謫虞公國非虞仲之虞也。元折案

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鄭司農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周禮訂義陳及之曰王介父以為孟子據實封言之周官則兼附庸言之也其說是矣而辨未詳夫諸侯之得附庸必其有大功者也春秋時自齊晉之外魯有邾鄆鄭有費滑宋有蕭滕凡陳衛等盟會大國皆統屬諸小國愚案此說以孟子王制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司農東萊陸農師皆同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

計吏今按說苑政理篇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

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治東阿事亦見晏子而無明年上計句韓子外

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新序

雜事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范雎列傳秦昭王召

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

已有上計非始于漢元折案大同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注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疏漢時

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據其使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也大宰之職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註會大計也業經言受其會則有上之者矣然則上計實始于周官也

朱文公答王南卿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

諸儒皆所未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

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

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

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

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

子十人固守衣衾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

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一

隊舉十萬之眾校其費用支計則百萬之眾皆可

一成或百井三百家
註論語道千乘之國

司馬穰苴撰今考史記穰苴列傳稱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然則是書乃齊國諸臣所追輯隋唐

七十五畝實儼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

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

四十步為畝二畝通典食貨門謂商

全云輜重有隨車而行者有相繼接應者亦不

可泥。元所案四庫全書總目藝文類孫子一卷周孫武撰考史記孫子列傳載武之書十三篇而漢書藝文志乃載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杜牧謂武書本數十萬言皆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史記稱十三篇一在漢志之前不得以後來附益者為本書收之言固未可以為據也司馬法一卷舊題齊

七穉子太廟禮王居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學者稱

山先生諡文節事跡具宋史本傳四

十卷九經發題一卷先民錄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號說齋登紹興辛未進士復中宏詞科知台州仰姦扶弱發粟振饑創中津浮橋以濟涉政聲卓然俄為諸志皆以為穰苴之所自撰者非也經義考唐氏仲友說齋六經說解一百五

同官高文虎所忌譖諸倉使屢疏劾之歸益肆力於經史百家以究其業

倉使謂朱子也劾仲友疏具載大全集中宋史不為立傳蓋以是歟小司徒

九井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鄭註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

然不相離也鄭之役事也平奔以乘晉軍故晉軍子孫而重車唐說齋

重車乃至謂必後百者非也去大陣稍遠則鈔擊彌易矣

云儒者謂甸出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古畝

五人戰車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古之一井為今三百

知也左氏傳宣公十二年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重至

於邲呂成公謂凡戰兵車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

後楚重次日乃至後一日故無鈔擊之患何為輜重雖在兵車之後

玩物喪志召公以為戒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

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

百步為畝先帝說不同何云意者鞅但行之西陸漢乃徧於天下元所案程子曰古之百畝止當今之四

一
卷
第
十
四
回
第
一
十
四
回

此
書
之
目
錄
也
其
中
有
各
回
之
目
錄
也

第
十
四
回
第
一
十
四
回

為
敵
二
敵

本
數
十
萬
言
不
得
以
後
來
之
說
為
據

七
稀
子
太
廟
禮
王
居

全
云
輜
重
有
隨
車
而
行
者
有
相
繼
接
應
者
亦
不

法
一
卷
舊
題
齊

蔡
元
定
字
季
通
建
州
建
陽
人
學
者
稱
山
先
生
諡
文
節
事
跡
具
宋
史
本
傳
四

經
義
考
唐
氏
仲
友
說
齋
六
經
說
解
一
百
五
一

大
學

第
十
四
回
第
一
十
四
回
第
十
四
回
第
一
十
四
回

者
漢
之
中
敵

實
說
玉
海
食
貨
門
亦
載
之

第
十
四
回
第
一
十
四
回

說
不
同
何
云
意
者
鞅
但
行
之
西
陸
漢
乃
徧
於
天
下
元
所
崇
程
子
曰
古
之
百
敵
止
當
今
之
四

十畝合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孟子王制為五等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疇沃地三等六鄉之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

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六遂之制也大

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元所案

元所案此三山鄭氏謂周禮全解之說

京陵表澤鹵數疆濼規偃豬町原防牧隄舉井衍沃杜註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司徒國用鳩聚也聚成數澤使民不得焚燎壞之欲以備田獵之處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溥鹵墳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疆界有流濼以為井田者計數減其租入偃豬下溼之地規度其受田多少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期地

隄旱水崖下濕為芻牧之地

不得實儼字望之荊州漁陽人父焉鈞儼初註田之肥境有五等收入不同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云云與鈞儼同又正義曰案周禮地十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云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中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即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

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

鄭康成云周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

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語亦云溝洫

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

永嘉諸儒全云詳良齋陳止齋輩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

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

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

氏中義全云劉彙字執中安定弟子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

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

十畝合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 孟子王制為五

等 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畝沃 地三等六鄉之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

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六遂之制也大

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元折案

不易一易再易 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

不得實儼字望之薊州漁陽人父禹鈞儼宋初 王制制農田

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云云與孟子同 註田之肥境有五等收入不同

又正義曰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註云自

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五人

以下則授之以中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舉中而言以此推

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即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

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

鄭康成云周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

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類語亦云溝洫

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

永嘉諸儒全云薛良齋陳止齋輩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

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

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

氏中義全云劉彙字執中安定弟子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

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

元折案此三山鄭氏謂周禮全解之說

上總論人相其地曰事大者計其地限旱水陸下濕為易牧之地

十畝合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萊者 孟子王制為五

等 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畝沃 地三等六鄉之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

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六遂之制也大

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侯之制也 元折案

不易一易再易 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

平美之地則如周禮制以為井田

王制制農田

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云云與孟子同鄭註田之肥境有五等收入不同

又正義曰案周禮地

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為三等則九等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

鄭康成云周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

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類語亦云溝洫

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

永嘉諸儒全云薛良齋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

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畿內及諸侯一用貢

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

氏中義全云劉彛字執中安定弟子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

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

元折案此三山鄭氏謂周禮全解之說

國物海經數國道者以國為數以國為數田圖

上地中地下地... 限旱水陸下濕為... 國物海經數國道者以國為數以國為數田圖

為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元所案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裡十夫有溝溝

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勸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馬畿內用貢法者鄉遂及公邑之吏且夕從民事為其促之以公使不得恤其私邦國用勸法者諸侯專一國之政為其貪暴稅民無藝周之畿內稅有重輕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周禮訂義二十五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安有外之異哉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田首必有一溝以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里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者謂之溝則方一里之內凡四溝矣兩旁各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而同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六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內凡四洫矣兩旁各有一洫中間二洫至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為故匠人不為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夫約言之耳大槩則水瀉於溝溝水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而已陳君舉曰溝洫之制無鄉遂采地之異遂人言夫者指實地言之山林川澤

不在其數匠人以里言者溝洫咸在其中所以用里數也薛士龍曰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旁加言之也匠人以九夫為井井間謂之溝以實數言之也愚案遂人自十夫起數匠人自九夫起數井田之法惟九夫共井未有十夫共者此鄭氏所謂遂人法與匠人不同也必欲合其說宜以大約計之不可拘也遂人所謂夫間有遂即匠人廣二尺深二尺之遂也遂人十夫為溝即匠人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之溝也匠人謂九夫而遂人乃云十夫者遂溝以十夫之地約之耳而匠人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澮計一成之地乃是百井九百夫之地方有澮而遂人言百夫有澮蓋止言百夫之田始共一澮而成間有澮則總一成之內九百夫之田凡九澮矣匠人言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計一同之地乃是萬井九萬夫之地而遂人言千夫為澮蓋止言千夫之田始共一澮而同間有澮則總一同九萬夫之田凡九十澮矣人力所為止於澮此外則自然之川故遂人萬夫有川而匠人一同九萬夫之外亦曰專達於川要知一同之內自澮而達者已有川矣此皆以大約言之案薛士龍名季宣陳君舉名傳良即朱子所謂永嘉諸儒也陳氏祥道曰遂人言者積數也匠人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者名之其實一制也蓋與劉執中之說同易氏被周禮總義曰遂人井田之法乃成周開方之數若匠人言井間之溝為一里十倍之而為十里之澮又十倍之而為百里之澮特言其一面之長者而已蓋匠人方十里之澮是每一面各十井以開方而論則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是澮為百井乃九百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百夫之澮匠人言方五百里之澮是每一面為百井以開方而論則方五百里者為十里者百是澮為萬井乃九萬夫之地果何與於遂人千夫之澮鄭氏疑之

而不得其說故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其說無所依據或者欲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若必欲以一面而牽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為一里之井十倍之為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為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兩山之川得無大遠絕乎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法或出於夏商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文王司馬法為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益稷之書曰濬畎澮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為前代之制遂人為成周之制明矣

何弗未鄭漁仲清江辨其六任
李鐵君遂人匠人注一橫直真一
斜莫見尚史

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逐之法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襄十年左傳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襄三十年左傳甚而兩周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成二年左傳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

漢書食貨志上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陵夷至於戰國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為國富強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制遂城師寓

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衰周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閩云陳龍揚亦言自溝洫廢而長城興元所案遂人溝洫注已見上再疑曰五溝所以通水入川五涂所以通道入都及國城也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注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史記商君列傳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又蔡澤傳蔡澤曰商君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又周本紀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戰國策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朱氏漢上易傳師大象傳或曰隱至險於大順伏師旅於民衆井田之法也

人耦牛耦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內見經

而不得其說故曰此畿內采地之制其說無所依據或者欲以匠人溝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若必欲以一面而率合其數則十夫之溝為一里之井十倍之為十里之成又十倍之為百里之同以是推之自百里之同而至兩山之川得無大遠絕乎以是知匠人溝洫不可拘以成周之法或出於夏商之制未可知也何以明之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文王司馬法為商末之制則有合乎十里百里之說益稷之書曰濬畎澮距川是自然之川則有合乎兩山之間之說知此則匠人為前代之制遂人為成周之制明矣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

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佐守者固

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為田洫而喪田者

以為怨襄十年左傳子產作封洫而伍田疇以為謗襄三十年左傳

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成二年左傳甚而兩周

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政決通川防古

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

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

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衰周至秦非一

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

之境悲夫闕云陳龍揚亦言自溝洫廢而長城興元所案遂人溝洫注已見上

及國城也。地官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瀦瀦水。夏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注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史記商君列傳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又蔡澤傳蔡澤曰商君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又周本紀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戰國策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朱氏漢上易傳師大象傳或曰隱至險於大順伏師旅於民衆井田之法也。

人耦牛耦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

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內見海經

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春秋新序刺者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月

今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

耦犁費省而功倍耳元所案地官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注考工記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

而耕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可知也爾雅曰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耦今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耦至漢趙過乃絕人耦專用牛耦故鄭兼云馬漢書食貨志止武帝末年巨趙過為搜粟都尉用耦犁二牛

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後魏賈勰齊民要術序曰趙過始為牛耕實勝耒耜之利周益公泰和曹氏農器譜序曰山海經曰后稷之孫叔均始牛耕世以為起於三代厥後王弼傳易以為稼穡之資

宋景文公闢之曰古者牛惟服車書肇牽車牛易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牛耕蓋本賈勰齊民要術子謂輔嗣固失矣賈氏景文亦未為得也竊疑耕牛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彼禮記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實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

暴背而耕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云云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山海經十八卷晉郭璞注卷首有劉秀校上奏稱為相益所作案山海經之名始見史記大宛傳而未言為何人所作列子稱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

夷堅聞而志之似乎即指此書而不言其名山海經王充論衡別通篇曰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見聞作山海經吳越春秋所說亦同惟隋經籍志云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夏禹所記其文稍異然似皆因列子之說推而衍之觀書中載夏啓周文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篇諸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周益公名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江西廬陵人孝宋時拜右丞相

光宗立封益國公諡文忠自號平園老叟宋史有傳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

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

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

遼東而宿沙氏初作者也形鹽掘地以出之周公

閱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

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

澤之饒與民共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備于

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

隋書祇載河東張掖西海三池

今漢志并戎甲

古民田俱用人耦耕詩十千維耦論語耦而耕藉田三不用牛耕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葛伯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國語號文公曰王耕一撮班之庶人終年詒注一撮一耜

之接也然後而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漢禮承亦制應劭漢官儀曰天子耕於壇舉耜三推而

已下追晉世祖始用

左分侯萬乘之躬履又曰洪康在手三推而舍是嗣民間始有賣刀買犢之事如叔均早以作牛

耕何十三經中無的徵而夏小正僅言緯耒均田幽風僅言于耜舉趾月令農師僅計耦耕事

修耒耜雜記迎貓而不及有功龍味之牛即以獻疑非敢翻駁

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注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

鹽直用不澆治鄭司農云散鹽陳治者元謂散鹽當水為鹽形鹽鹽之似說

形飽鹽鹽之恬者存戎鹽有馬並與杜讀苦為鹽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為

鹽見今海防出鹽之處謂是鹽戎鹽即看履是米說鹽部鹽海東鹽池

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有餘里

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

日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隋書食貨志物地作掘地

子海王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為國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

謂官山海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襄公二十一年左傳晏子曰海之鹽

守之注祈望官名也正義曰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

海之官也山澤之民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

與民共漢書食貨志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玉海一百

十一國朝鹽四種一曰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

又次井鹽鑿井取之又次崖鹽生土崖之閒故全云宋以鹽鹽為顆鹽散鹽

為末鹽案王溥唐會要十八貞元十六年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

一切禁斷元和六年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勅文祇許于京畿鳳翔陝虢河

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云云則顆鹽末鹽之名不始於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

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列子周穆王篇所載相與

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記載故列禦寇得摺撫其文耳水經注三

十三王隱晉書地通記曰入湯口四十里有石煮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

今漢志并戎甲
古民田俱用人耦耕詩十千維耦論語耦而耕藉田三不用牛耕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葛伯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國語號文公曰王耕一撮班之庶人終年詒注一撮一耜
之接也然後而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漢禮承亦制應劭漢官儀曰天子耕於壇舉耜三推而
已下追晉世祖始用
左分侯萬乘之躬履又曰洪康在手三推而舍是嗣民間始有賣刀買犢之事如叔均早以作牛
耕何十三經中無的徵而夏小正僅言緯耒均田幽風僅言于耜舉趾月令農師僅計耦耕事
修耒耜雜記迎貓而不及有功龍味之牛即以獻疑非敢翻駁

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
隋書祇載河東張掖西海三池
今漢志并戎甲
古民田俱用人耦耕詩十千維耦論語耦而耕藉田三不用牛耕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葛伯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國語號文公曰王耕一撮班之庶人終年詒注一撮一耜
之接也然後而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漢禮承亦制應劭漢官儀曰天子耕於壇舉耜三推而
已下追晉世祖始用
左分侯萬乘之躬履又曰洪康在手三推而舍是嗣民間始有賣刀買犢之事如叔均早以作牛
耕何十三經中無的徵而夏小正僅言緯耒均田幽風僅言于耜舉趾月令農師僅計耦耕事
修耒耜雜記迎貓而不及有功龍味之牛即以獻疑非敢翻駁

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注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
鹽直用不澆治鄭司農云散鹽陳治者元謂散鹽當水為鹽形鹽鹽之似說
形飽鹽鹽之恬者存戎鹽有馬並與杜讀苦為鹽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為
鹽見今海防出鹽之處謂是鹽戎鹽即看履是米說鹽部鹽海東鹽池
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有餘里
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
日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隋書食貨志物地作掘地
子海王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為國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
謂官山海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襄公二十一年左傳晏子曰海之鹽
守之注祈望官名也正義曰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
海之官也山澤之民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
與民共漢書食貨志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玉海一百
十一國朝鹽四種一曰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
又次井鹽鑿井取之又次崖鹽生土崖之閒故全云宋以鹽鹽為顆鹽散鹽
為末鹽案王溥唐會要十八貞元十六年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
一切禁斷元和六年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勅文祇許于京畿鳳翔陝虢河
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云云則顆鹽末鹽之名不始於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
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列子周穆王篇所載相與
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記載故列禦寇得摺撫其文耳水經注三
十三王隱晉書地通記曰入湯口四十里有石煮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
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豈即全氏所謂生於石者與

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注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
鹽直用不澆治鄭司農云散鹽陳治者元謂散鹽當水為鹽形鹽鹽之似說
形飽鹽鹽之恬者存戎鹽有馬並與杜讀苦為鹽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為
鹽見今海防出鹽之處謂是鹽戎鹽即看履是米說鹽部鹽海東鹽池
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有餘里
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
日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隋書食貨志物地作掘地
子海王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為國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
謂官山海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襄公二十一年左傳晏子曰海之鹽
守之注祈望官名也正義曰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
海之官也山澤之民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
與民共漢書食貨志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玉海一百
十一國朝鹽四種一曰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
又次井鹽鑿井取之又次崖鹽生土崖之閒故全云宋以鹽鹽為顆鹽散鹽
為末鹽案王溥唐會要十八貞元十六年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
一切禁斷元和六年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勅文祇許于京畿鳳翔陝虢河
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云云則顆鹽末鹽之名不始於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
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列子周穆王篇所載相與
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記載故列禦寇得摺撫其文耳水經注三
十三王隱晉書地通記曰入湯口四十里有石煮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
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豈即全氏所謂生於石者與

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注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
鹽直用不澆治鄭司農云散鹽陳治者元謂散鹽當水為鹽形鹽鹽之似說
形飽鹽鹽之恬者存戎鹽有馬並與杜讀苦為鹽者鹽鹹非苦故破苦為
鹽見今海防出鹽之處謂是鹽戎鹽即看履是米說鹽部鹽海東鹽池
五十一里廣七里周百有餘里
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
日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隋書食貨志物地作掘地
子海王篇桓公問於管子曰吾何以為國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
謂官山海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襄公二十一年左傳晏子曰海之鹽
守之注祈望官名也正義曰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
海之官也山澤之民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
與民共漢書食貨志上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玉海一百
十一國朝鹽四種一曰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解州鹽澤及晉絳潞澤所出
又次井鹽鑿井取之又次崖鹽生土崖之閒故全云宋以鹽鹽為顆鹽散鹽
為末鹽案王溥唐會要十八貞元十六年史牟奏澤潞鄭等州多食末鹽請
一切禁斷元和六年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勅文祇許于京畿鳳翔陝虢河
中澤潞河南許汝等十五州界內糴貨云云則顆鹽末鹽之名不始於宋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
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列子周穆王篇所載相與
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記載故列禦寇得摺撫其文耳水經注三
十三王隱晉書地通記曰入湯口四十里有石煮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
如拳煮之水竭鹽成豈即全氏所謂生於石者與

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

隋書祇載河東張掖西海三池唐有鹽之縣一百五本朝鹽

隆山巴東金山蜀四池餘不見唐州七池會州一池不與馬契丹亦有

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二全云實止十六場為井六百有

九閣按玉海作井八百二十二法益詳而利無遺矣全云鹽鹽宋

散鹽宋時謂之末鹽或煮海或煮井而會以煮鹹者亦與焉其實煮鹹是掘

地以出者形鹽非散鹽也自生而地故曰形又有出於崖者生於木者生於

石者皆形也館鹽宋時無之蓋取之外國者元折案天官鹽人祭祀共其

習鹽散鹽注杜子春曰苦讀為鹽謂出鹽直用不凍治正義曰鹽鹹非苦故

破苦為鹽今海旁出鹽之處謂之鹽山海經景山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即解

縣鹽池也穆天子六乙酉天子西絕斬鹽成子乃逐西南成子至於鹽郭注鹽池今在河東解縣成公六年左傳郭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杜注

猗氏縣鹽池是也史記貨殖列傳序猗頓用鹽鹽起禹貢海岱惟青州

厥貢鹽絺地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利魚鹽管子篇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遼東之煮魯連子古善漁者宿沙瞿子又曰宿沙瞿子善煮鹽

使煮漬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說文鹽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鹽天

官邊人朝事之邊其實鹽賁白黑形鹽注鄭司農曰蒸鹽以為虎形謂之形

鹽春秋傳曰鹽虎形元謂形鹽鹽之似虎者僖公三十年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白

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嘉穀鹽

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和之美者陽樸之

蓋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醴醕之醢大夏之鹽注大夏澤名通典食貨門後周

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鹽鹽引池以化之三

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餉鹽於我取之隋書食貨志物地作掘地管子

詳唐書

地理志

全云

時謂之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全云

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五舉胡氏曰四方貢賦各有定制無非王者之財不可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以式貢之餘供玩好之用不幾於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國手玉府乃有王金王玩好兵器不如漢桓靈私置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之金玉齒華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賜予不幾於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

此注移於古而此去一十

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元所掌邦

布之出入注布泉也其藏曰其行曰布蓋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惟有五銖錢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元所掌邦周景王以已下注漢書食貨志文

韋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周語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

穆公曰不可古者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注重曰母輕曰子以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又曰鄭後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鄭君省之不熟耳

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

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駟不猗御之善也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

師泰豆氏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

始習於尹需之習秋駕淮南子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秘自若痛常寢想之夜乃夢受秋駕於其師注秋駕

皆學御者也說苑說苑謂御者使

人恭射者使人端閩按淮南說山訓射者使人端鈞者使人恭亦正心修身之

法閩按朱子言六藝之射御猶略見鄉射大射篇御法則廢不可考矣余每讀其言而三歎之鄭司農注云五馭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

衛逐禽左惟漢時猶流傳此名目恐後并名亦不能詳惜哉地官保氏疏正義

鳴和鸞者在式鸞在衡韓詩傳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先鄭依此而言也逐水曲者馭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過君表者若車攻詩毛傳

云褐纏旗以為門表纏質以為轂閭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春秋昭八年穀梁傳亦云艾蘭以為防置旗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繫流旁握御擊者不得

入是也舞交衛者衛道也謂御車在交通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逐驅禽獸使當君之位君自左射故車攻毛傳云自左臑而射之達於右臑為上殺是也

元所第
樓攻塊谷楊敬仲論行解曰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門四黃既駕兩駟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此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為之說過則獲加至良者一範則變矣不能獲一惟御者善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善不惟此詩意明也子一段之皆煥然

此注補錄於地古保氏云云之而

獨斷曰：蓋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蓋以玉螭虎紐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周封蓋，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武子使公冶向蓋書也。而占之，此諸侯大夫印稱蓋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蓋，又獨以玉犀，臣莫敢用也。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地官掌節，璽節已下周。法無文，故皆以漢法況之。司市注

云：如今斗檢封。職金云：揭而璽之。

職金註揭書其量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揭書其數量，又以印封之。疏揭即今之版書，掬即今記錄文書，謂以版記錄其量數為後易分別故也。

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

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

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臣下

莫敢用。其堂書鈔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其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獨以璽稱始以玉為之。唐又改稱寶。原注：五

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何云？季武子使公冶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作璽可乎？北堂書鈔晉中興書云：戴施得璽，陰懷南還，王處之議未詳。傳國璽造創之始，然歷代以來及太始之初，揖遜禪位，以茲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始得之宜慶賀。又春秋運斗樞云：黃龍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繩，芝為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擘博表三寸。唐書元宗紀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所著獨斷，勸學釋義，叙樂女訓，凡四百四篇，傳於世。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何云？季武子使公冶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公始作璽可乎？北堂書鈔晉中興書云：戴施得璽，陰懷南還，王處之議未詳。傳國璽造創之始，然歷代以來及太始之初，揖遜禪位，以茲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始得之宜慶賀。又春秋運斗樞云：黃龍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繩，芝為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擘博表三寸。唐書元宗紀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

征非是。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賄皆可得而正矣。王昭禹曰：不物有所幾，而後靡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有利者阜。

迹人。地官之屬，註迹之言。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傳哀十

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馬。

司祿闕。地官文。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趙

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

不復存。闕按欲以此補集註為以經解經。

稿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

所載百官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

按邦田之地
山澤皆有

二

此注移
錄於左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地官掌節璽節已下周法無文故皆以漢法況之司市注

云如今斗檢封職金云揭而璽之

秋官職金註揭書其量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揭書其數量又以印封之疏

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

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

之衛宏云秦以來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臣下

莫敢用其堂書鈔漢舊儀云秦以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其所好自秦以來天子獨以璽稱始以玉為之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所著獨斷勸學釋詁叙樂女訓凡四百四篇傳於世唐又改稱寶原注五

日國以玉璽為為傳授神器遂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為天子黃龍負璽

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何云季武子使公冶問在襄公二十九年而謂昭

公始備璽可乎○北堂書鈔晉中興書云戴施得璽陰懷南還王處之議未

詳傳國璽造創之始然歷代以來及太始之初揖遜禪位以茲相授故是傳

國之守器也始得之宜慶賀又春秋運斗樞云黃龍負圖而出舜前白玉

檢黃金繩芝為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押博表三寸唐書元宗紀

開元六年十一月改傳國璽曰寶後漢書蔡邕傳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讀為

征非是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賄皆可得而正矣王昭禹曰不物有所幾

而後靡害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亡者有利者阜

迹人地官之屬註迹之言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傳哀十

四年傳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司祿闕地官文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趙

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去之故

不復存闕按欲以此補集註為以經解經

稿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邕集

所載百官會府公殿下者也古天子之堂未名曰

按邦田之地

山澤皆有

獨斷曰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璽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國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紐唯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璽臣莫敢用也

此注移錄於手

殿唐徐堅初學記蒼頡篇曰殿大堂也商周以前其名不載案史記始皇始作前殿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御

廩災素服辟正殿五日莊子說劍云入殿門不趨

蓋戰國始有是名燕禮注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

也疏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況周然漢黃

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通

呼為殿不必宮中也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唐徐堅初學記引蒼頡

皇紀始曰作前殿石林燕語謂初未有稱殿皆起于秦者其本于堅之所記

而云于大慶續見高承事物紀原云禮記與白虎通俱曰天子之堂史記秦

始皇作朝宮渭南先作前殿阿房商君書有言天子之殿則是秦自孝公已

然矣大慶攷之通鑑外紀晉平公布蒞藜于殿下師曠刺足曰五鼎之具不

當烹藜藿人主堂殿不當生蒞藜齊景公怒有罪者縛至置殿下家語楚王將

遊荆臺司馬期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于殿下又齊有一足鳥下止于殿前景公

使問孔子又史記楚莊王欲以棺柳葉馬優孟入殿門仰天大哭諸書殿之名已

見于春秋戰國不始于秦也況六韜五將篇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命將白社

稷安危一在將軍此其來也遠矣又曰漢書梁王立謂傳相不以仁義輔翼大臣皆

尚苛刻宮殿之裏毫釐過失亡不暴陳而魯恭王靈光歸然議者不以為僭制

則人之堂亦謂之殿矣藝文類聚宮闕名曰蕭何曹參韓信並有殿太平寰宇記

河南道鄆州須城縣有東平憲王蒼之殿是知兩漢時不以殿為僭也至魏張

遼傳文帝為起殿舍又特與遼母作殿齊高帝為齊公以石頭城為其世

子宮王儉引靈光殿例以聽事為崇光殿外齋為宣德殿即是而觀唐以

前上下猶稱殿也至唐則不然觀師古註漢書辭意可見矣

大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十二

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

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分度分度之

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

元所集地官錄人掌其外內朝之食注外朝同也新說辨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馬

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

著錄集證按隋五行志家有易三備三卷鄭樵曰上備言天文中備言卜筮下備地理疑星備即上備中子目也○案馮相氏疏引星備之下

有又云黃道者曰天通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者靈耀書云日通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

乘黃道及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象井手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內外節保章氏疏有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

日其色有白光備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圓廢則內虛立夏葵感王七十二日色赤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

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晨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地大弱失土國亡

土也一節似亦星備之文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大宗伯注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唐五

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唐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唐初即用隋禮太宗時房元齡等因之增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无忌等增之為

二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元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疏請刪去禮記舊文四篇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曰賓禮其儀有六曰軍禮其儀有三曰嘉禮其儀有五十五曰凶禮其儀有十

奏起居舍人王仲卿撰定之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禮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月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並也

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大磬春官大司樂疏云九磬讀當為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九韶故破從大韶也

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按說苑修文孔子至

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

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

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

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

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公是先生弟子記山海經夏后開

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見大荒西經帝

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

著錄集證按隋五行志家有易三備三卷鄭樵曰上備言天文中備言卜筮下備地理疑星備即上備中子目也○案馮相氏疏引星備之下

有又云黃道者曰天通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及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兼井手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內外節保章氏疏有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備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圓廢則內虛立夏焚惑王七十二日其色赤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晨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地大弱失土國亡土也一節似亦星備之文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大宗伯注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有五賓禮之別有八軍禮之別有五嘉禮之別有六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禮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元所傳禮典

唐初即用隋禮太宗時房元齡等因之增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无忌等增之為二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元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乃詔徐堅李鏡施敬本撰述未就而鏡卒蕭嵩代鏡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定為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大磬春官大司樂疏云九磬讀當為大韶者上六樂無九韶而有六韶故破從大韶也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按說苑修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公是先生弟子記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見大荒西經帝

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僅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錄集證按隋五行志家有易三備三卷鄭樵曰上備言天文中備言卜筮下備地理疑星備即上備中子目也○案馮相氏疏引星備之下有又云黃道者曰天通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及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兼井手答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內外節保章氏疏有又云立春歲星王七十二日其色有白光備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圓廢則內虛立夏焚惑王七十二日其色赤角黃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秋太白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九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立冬晨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地大弱失土國亡土也一節似亦星備之文

王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原注竹書夏后開舞九韶史記

五帝本紀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艾

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 呂氏春秋

仲夏紀古樂篇帝嚳命咸黑作為舞闕按舞字宜衍聲歌九招六列六

英帝舜命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高誘注招英列皆樂

也然則九招作於帝嚳之世舜修而用之原注秦唯韶舞二樂

存闕按後漢孔僖傳章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疑此時安得備此樂蓋秦得天下唯餘韶武耳後讀玉海載劉子文武篇漢祖海內大定以文

止戈名鄒魯儒生而制禮儀修六代之樂朝諸侯於咸陽則闕里所作樂其漢祖之所遺與抑出於夸飾而史家沿之也何云按此說不足信當據漢

志○漢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陸氏釋文九韶舜樂名淮南子原道訓耳聽九韶六瑩高誘注九韶舜樂

宋書樂志一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漢書禮樂志高祖廟奏威德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

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一云云

宋書樂志一段應接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生

漢書律歷

志律呂唱和呂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達該成故以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黃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下生太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下生姑洗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下生蕤賓參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下生夷則參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參分夾鍾益一下生亡射參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雜自黃鍾始而左旋八為伍注張晏曰黃鍾長九寸呂二乘九得十八呂三除之得林鍾六寸其法率如此當算鄭康成以黃鍾乃解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凡陽生陰曰下陰生陽曰上也

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為上生大司樂註天宮夾鍾陰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

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也中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

凡言不用者卑之也凡言辟之者尊之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

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隋書律歷志上梁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

其略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歷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鄭元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元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過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

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以鄭說為是

四庫全書總目禮類禮

書一百五十卷宋陳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薦師友談記稱其元祐七年進禮圖儀禮註除館閣校勘用為太常博士宋史則作官至秘書省正字祥道王安石客故多排斥舊說晁公武陳振孫皆稱其精博

張文饒翼元曰十二月之律以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依而

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歆之法月律

月也呂不韋呂氏春秋季夏紀音律篇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鍾

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大蕤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中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

風氣正則十淮南天文訓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

二律定矣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蕤太

蕤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

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

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京房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

月極不生京房上使韋元成問房對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呂上

生下皆三生二呂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晉志為續

漢志其載其六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法與呂覽淮南同之法日律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

南晉書律歷志在律為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為陰則得其衡而上

大經而遷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蕤賓為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罔見通途

是京房而非班固皆非通論隋書歷律歷志梁武帝帝鍾律緯案京房六十律依法推迺自無差

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夢溪筆談漢志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為伍八為伍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為伍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獨倍二說皆通

沈存中夢溪筆談七古云
者皆謂解周禮三兆是謂
皆于二百如鳳凰于九和鳴
銷于兩社為公室輔也
有具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
馬大國滅之將亡園門塞實乃
自後踰大橫庚子為天王夏
穆以光之類是也今此右亡矣漢
人為視其體今人視其辭而
言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
倚者

二篇 四章全書總目禮類云
意後世有覆射之法元所集春官卜師掌用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

未聞 宋鄭師訓詁解卦義南西北四方之事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
北來非占四方之事乎功兆者占龜功之事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也以其屬死

之楚師繼之尚大者之吉非功兆之事乎行義之重南前得黃帝元吉
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非占行義之事乎此者弓有射意故後世有覆射

之法東方朔射守宮符政政緣壁之說非為覆射之事乎又周禮詳義四者皆謂之
龍曰以意推之麗於形者方也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以力與造者功也謂之

功兆則言廢興成敗之理度其面者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龜張者
弓也謂之弓兆則言曲折長短之象宋史藝文志鄭師周禮解義二十二卷今四庫全

占書不著於龜子飛和鳴鉞鉞有媽之後將育于姜
左傳成季卜曰問於兩社為公室輔也鄭師曰專

之渝攘公之翰一薰一蕪十年尚猶有臭 莊公二
侯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馬 襄公十
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史記文帝本紀高后八年
大臣謀召立代王丞相陳

平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 皆龜繇也 闕按漏齊世家
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云云 西伯卜曰所獲

非龍非影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晉語史蘇卜曰挾以銜骨齒牙為楛戎夏
交梓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
年宜有聖女興襄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史龜
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此條本夢溪筆談筆談無墨子一
條而有 大國滅之將亡閉門塞實乃自後踰一條元所集春官大卜云墨子
耕於菑之 史記文帝本紀云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云

卜師四兆鄭氏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

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 事見史記
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 事見史記
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 二年左傳
意後世有覆射之法 下云東方朔射守宮有跋跋緣壁之語案

禮解義之說王次點訂義取之又薛士龍曰以意推之麗於形者方也謂之
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以力與造者功也謂之功兆則言其廢興成敗之
理度其宜者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能弛張者弓也謂之弓兆

則言其曲折長短之象
人六龜 春官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
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易

此片錄於古文
龜

此片錄於古文
龜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春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

二十其頌皆千有二夏后鑄鼎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

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墨子耕柱篇昔者夏后開採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

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上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臧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鄉乙又言兆之由曰饗矣逢曰白雲云云懿氏

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莊公二十

二年成季卜曰問於兩社為公室輔閔公二年驪姬繇曰專

之渝攘公之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莊公二十八年衛

侯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馬襄公十年漢文兆

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史記文帝本紀高后八年大臣謀召立代王丞相陳

平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云云皆龜繇也閔按漏齊世家西伯卜曰所獲

沈存中夢溪筆談七古之下者皆有蘇解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于兩社為公室輔專左傳成季卜曰問於兩社有臭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馬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實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予為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右之矣漢人為視其體今人視其辭而謂之五符者主三代舊術豈有倚者

非龍非虎非龍非虎非龍所獲霸王之輔晉語史蘇卜曰挾以銜骨齒牙為猶戎夏交梓漢元后傳晉史卜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襄十年孫文子卜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哀九年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凡條本夢溪筆談筆談無墨子一條而有大國滅之將亡閉門塞實乃自後踰一條元所案春官大卜云墨子耕柱云云史記文帝本紀云沈存中夢溪筆談七云

卜師四兆鄭氏鍔以理推之謂方兆占四方之事也

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事見史記大宛列傳功兆占

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事見史記七年左傳占行義

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事見昭十二年左傳弓兆有射

意後世有覆射之法下云東方朔射守宮有跋跋緣壁之語案漢書東方朔傳跋跋作跋跋元此則剛中周

禮解義之說王次點訂義取之又薛士龍曰以意推之麗於形者方也謂之方兆則言其上下陰陽之勢以力興造者功也謂之功兆則言其廢興成敗之

理度其宜者義也謂之義兆則言其吉凶禍福之宜能弛張者弓也謂之功兆則言其曲折長短之象

人六龜春官太卜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易

此片錄於古文下

龜

十朋之龜原註爾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之
劉執中中義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之相類者為之屬與易稱錫以十朋之龜爾
雅釋魚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大龜以為十朋豈亦其屬哉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唐元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勅注史記龜
策列傳褚先生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
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列子周穆王篇夢有六候與占夢同

春官占夢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噩夢

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

緣感而得餘皆感也

新書此山劉誠伯字況中漢書何中有動于之謂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六隨之宿齋續筆云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

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

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

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

唐六典十四太卜署太卜掌三筮之法以占邦家初用之季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以宋均
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說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祭龜四曰山龜五曰洛龜六
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泉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時之養老
月用黃靈又曰以銀以知靈聖者龜千甲後正以初龜者龜十者
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右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

經緯集賢堂白虎通御射篇云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需輪

鄭司農注肅摯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下祭曰墮今文墮為綏特牲少牢或為羞失古正矣疏義曰鄭不從綏與羞之義也賈氏以共綏為綏祭蓋據少牢為說故王氏援孝經緯漢書以正之

諸先似脫

生字

禮鄉飲酒禮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禮推手曰揖引手曰揖成十六年晉
於鄆陵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卻至見客免胄承命又云不敢拜
云介者不拜又云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

項氏安世云

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
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

十朋之龜原註爾雅十龜唐六典辨龜九類五色依四時用之

劉執中中義曰命名以其形則經以其形之相類者為之屬與易稱錫以十朋之龜爾雅釋魚曰神龜靈龜攝龜寶龜文龜筮龜山龜澤龜水龜火龜以為十朋豈亦其屬哉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政職官類唐六典三十卷唐元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勅注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

列子周穆王篇夢有六候與占夢同春官占夢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噩夢

亦言夢其情性治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

緣感而得餘皆感也新書山到誠伯字況中漢書禮志有動于之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夫授

祭孝經說曰共綏執授疏云孝經說孝經緯文共

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以授尸愚謂疏

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孝經援神契曰尊三

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輶輪供綏執授宋均

曰三老登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

詔亦有安車輶輪供綏執授之語見後漢書明帝紀蓋取孝

經緯集證按白虎通鄉射篇云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濡輪恭綏執授濡當是輶字之誤又按綏祭見士虞禮注云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綏當為墮孝經緯共綏執授之綏讀如字

鄭司農注肅擗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又曰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疏

按儀禮鄉飲酒禮賓客入門有擗入門之灋推手曰揖引手曰擗成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卻至見客免胄承命又云不敢拜命註云介者不拜又云君命之辱為事故敢肅使者三

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

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

容齋續筆十五高宗夢得
祝周文王夢帝与九齡武王
伐紂夢叶朕卜宜王考牧人
有能羅虺蛇之夢台彼於老
訊之占夢左傳而尤多孔子
夢生莫于兩極

賂孫事亦見釋文登玉壺
清語林選語同載略因
王氏所引孟據石林

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
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誤矣周
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
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
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原注今考太祖問趙
善拜禮何以男子跪
而婦人不跪晉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
始拜而不跪晉問所出對曰唐建章勅海記備言之闕按嘗共胡朏明讀此
條舉劉熙釋名云拜於婦人為扶自袖扶而上下也證漢婦人之拜朏明為解頤
朱子曰古者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此解為正
確又辨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引者亦非余謂婦人拜之重
者莫過昏禮之投地拜投地拜猶以手至地猶首不至手首至手則書所謂
拜手大祝所謂空首矣婦人無此等○至貽孫事葉氏愛日齋叢抄謂具國
史本傳所案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對釋文登續湘山野錄云明時婦人拜
木廟下詔服衣冕薛簡肅以關右人語氣明直其技簡肅曰其曰陰
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亦婦人不作男
子拜之一證

此片為文

眠

侵掌十輝

釋文輝

之法占日旁之氣也

二鄭解其同者六

其異者四

春官十輝

八曰叙九曰臍十曰想註故書彌作迷臍作資鄭司農云侵陰
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鑄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輝也監雲氣臨日也閻
日月食也普日月普普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也叙者雲有次序叙如山在日
上也臍者升氣也想者輝光也元謂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謂日旁氣刺日也
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臍虹也詩云朝臍于西想雜氣有似可形想疏此經上
事先鄭皆解之後鄭從其說不從其四鄭剛中解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春官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臍夢謂
三日臍夢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占夢之正法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

此鄭剛中注以經運為十輝註云運或為輝當為輝是視侵所掌
十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畫
解義文見訂義

視日旁之氣先儒謂日之輝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
當改運為輝元所案春百既侵
春官大卜掌三夢之法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三

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十四日

春官大史

疏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雨水至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濶中氣無入前月濶中氣而則為歲朔氣而則為年假令十二月月中氣在朔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 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數也賈公彥曰中數

大小不齊不置閏 或謂周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則中氣入後月

夏正建寅者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

原注洪範正義從冬至及明年冬至為一歲○周以建子為正以下皆鄭剛中解義文見鄭注小宰正義云謂夏之正月則則中亦本之康成也漢歷志驚蟄今日雨水賈疏既以雨水為正月中則後不得云正月一日得啓蟄宜作得雨水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

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日在婁秋

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氏昭公二十一年傳日月

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春分朔則日在

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望在婁婁角天之中

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

朔在井望在斗斗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

日在牽牛今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元所著訂義引師禮

記解曰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極近則暑短而表景尺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極遠則暑長而表景丈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於極星則暑中而表景七尺三寸此四時致日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春分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在東井立冬至北旋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立而常在二分不在二分之望而常在弦者以月八日與不盡八日得陰陽之正平故也

保章氏星土

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紀吳越也元枵齊也椒管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 按乙巳占全云李淳風作

書錄解題歷象類乙巳占十卷唐太史令
 岐陽李淳風撰起算上元乙巳故以名焉 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
 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殊別
 一次所主或互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內不布一郡
 國語歲在鶉大有周之分野今豐鄆當秦宿而周
 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榮感守心宋景禳其咎
 實沈為崇晉侯受其殃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
 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
 所在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
 云十二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原注尾箕良維燕可以
 言東北 闕按保章氏
 星土之說康成尚襲舊聞然亦直至唐浮圖一行始闡發無遺見唐天文
 志余欲取以補鄭註之不逮唐天文志夫雲漢自坤抵艮為地紀北斗自乾
 攜巽為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乾維內者降婁
 也故為少昊之墟叶此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陔訾也故為顓頊之墟成攝提之

元所景考百保章氏云

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為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
 為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為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
 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
 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
 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為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陔訾為中
 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陰者小為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為四
 戰之國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
 神主于衡山榮感位焉鶉首實沈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
 海其神主于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壽星豕韋為中州其神主于嵩邱鎮星位
 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
 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為周分則疆場舛
 矣 書錄解題云

十有二歲春官保
章氏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
 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馮相氏疏曰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
 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在地與天
 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百三
 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則總有千七百二
 十八年十二跳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歲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
 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十二跳而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數同
 滴水 云歲星在天歲陰在地天官書曰歲

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紀歲陰在單闕歲星在元枵更記天官書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單闕歲陰在卯星居子自嘉祐丁酉驗

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太衍歷議曰歲星自商周迄

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

年而超一次見唐書歷律志五星議三山陳氏全云即陳用之登制科官禮部侍郎宋末有

傳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

之說則寅而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

師春師春汲冢書七十五篇之一也杜預春秋左氏傳後序云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謂歲星每歲

而成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

限元所系馮相氏云三山陳氏各勝者師春為宗也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日字原注字者滋也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於

策不及百者書於方皆引春官外史註疏文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柔雜比

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而生

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全云此引夾深通志亦書

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主類為母從類為子六書

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

字也何云故重既曰說文又曰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尚義解字文字二義鄭最分曉

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也以子該

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曰司徒教民書

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又九歲一諭

馬其制度之詳如此秦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集證說文叙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又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意林引王嬰古今通論云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李登云物相雜故曰文文相滋故曰字

鑄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擗昭公二年環人注

引御下捫馬今作兩宣公十年職方氏注引國語閭羊

蠻矣今作蠻羊集證左傳昭二十年賓將擗主人辭春官鑄師注夏官掌固注皆引作賓將趨按擗趨古字通襄二十五年陪臣干擗史記齊太公世家作陪臣爭趨宣十二年御下兩馬夏官環人注引作御下捫馬按左傳釋文徐邈云兩或作捫皆力掌反周禮釋文捫音兩又音亮是兩捫字通也鄭語蠻羊蠻矣職方氏注引作閩羊蠻矣按周禮釋文閩漢書音義服虔音近蠻

司燿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司農引鄭子與論語馬融引

周書月令同原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櫨冬取柞櫨。司燿疏先鄭引鄭子書論語註引周書不同者鄭子書出於周書其義是一故各引其一言王劭曰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

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隋書王劭傳助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高祖起為員外散騎侍郎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周官云云東漢禮儀志

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原注改水唯見於此見所案唐韋勣劉賓客嘉話錄云劉餗隋唐嘉話江寧縣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熟隋文平陳已訖其火古至今猶存隋書王劭傳云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裁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

五行東方木而丹章闕按丹謂丹揚諱謂鄭郡今云丹謂丹陽章闕氏傳非也有金銅之山南方

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木材

取火之法詳見詳見揚州廬丹銘石室

石室

之林疑複之

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
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地數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
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

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夏官挈壺氏註漏之箭晝夜共百刻易氏夜云十二時

每時六刻二分每刻壹分王昭易申巳

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王昭

禮詳解四十卷陳振孫曰未詳何人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編類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氏之後曰字光遠當為徽欽時人愚

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

早若今甲乙至戌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

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

今謂之五更文選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者中用大中黃門持五夜初學記漏刻門衛宏漢舊儀曰五夜甲夜乙夜丙夜

岳珂九經三傳洛華例曰秋五宿氏掌夜時注謂夜晚今甲乙至戌疏又以甲乙則早時鄭康成

戌亥則晚時實與說獨蜀李作以戌初謂戌子為是而疏則因傳管之訛而曲為之說朱注意正王見為

指甲夜乙夜至戌夜也與蔡

校一刻初學記梁漏刻經云至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夏至之後日長九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邯鄲五經折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今減夜限日出

前日入後昏明際各二刻半以晝晝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二分晝五十五刻而已堯典正義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

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王伯照云晝夜長

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

日亦皆少差玉海三十一書目紹興初太常博士王晉撰官歷刻漏圖一卷并序言百刻分十二辰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

行錄五段

行錄五段

歸心

歸心

歸心

之林疑複之

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
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地數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
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

三千五百五十有九

漏刻之法晝夜百刻夏官挈壺氏註漏之箭晝夜共百刻易氏被云十二時

每時六刻半每刻壹分王昭馬全字光申荆公巳荆公亥荆公

子午卯酉八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王昭

禮詳解四十卷陳振孫曰未詳何人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編類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氏之後曰字光遠當為徽欽時人

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

早若今甲乙至戌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

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

今謂之五更文選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者中用大中黃門持五夜初學記漏刻門衛宏漢舊儀曰五夜甲夜乙夜丙夜

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史記正義蔡邕以星見為

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月令正義鄭興蔡

校一刻初學記梁漏刻經云至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夏至之後日長九

刻或秦之道法漢代施用邯鄲五經折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漏六十

後三日晝漏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先夏至三日晝漏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

五刻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

夏至晝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晝夜各五十五刻今減夜限日出

前日入後昏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二

分晝五十五刻而已堯典正義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

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玉海三十一書目紹興初太常博士王普撰官歷刻漏圖一卷并序言百刻分十二辰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

此為漢代所定

得公

得公

得公

九服之地冬夏至晝夜刻數或與岳臺不同則二十四氣前後易箭之日亦皆少差元所集文選注云初學記云文選刊編傳云岳河九注三傳多王昭周禮云玉璽十一云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識方氏史通內篇尚書家云

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集古錄後漢樊毅華嶽碑云泰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十仞

廣十里周禮識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跋尾云其字畫頗完惟以周禮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誤疑當時周禮之學自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周書職方解注此在周官大司馬下篇穆王使有司抄出之欲時有焉

兗州其浸盧維周禮周禮作盧此從漢地理志注云當為雷雍

字誤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水部

濰水出瑯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也夏書濰淄

其道鄭讀非也集證按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西有廢盧縣盧水所出也濰水出今山東沂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

山即濰山也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濰成以禹貢無盧維故引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以證盧維為字之誤○水經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高密縣西又北過濰于縣東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注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

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黃氏度五官說曰水經注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濰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盧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

王有三朝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之天官大宰

王眠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註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

二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夏官大僕王眠燕朝則正位註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秋官朝士註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寢門內者或謂之燕朝

曰外朝在準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原注內朝二外朝一○秋

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註外朝在庫門之外準門之內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也唐六典承天門

古之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兩儀殿古之內朝閣

此則蔡氏書傳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應門之內之說全非○元所集唐六

鄭康成因左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九章

之衮春官司服註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衮冕而下

如王之服則衮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也冕十二

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之別哉郊特牲

王被衮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

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

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

二章得古制矣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益稷篇乘輿服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此時康成之說猶未出也秦郊祀之服皆用以約元漢承秦故至孝明始用東平王蒼之議初服旒冕衣裳元上錄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其以粉未為二物宗彝為宗廟彝樽蓋從安國書傳

五刑之灋疏謂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

肉刑而宮不易書刑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

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

也闕按宮刑西魏雖除而於時土宇分裂北齊天統五年猶有應宮刑者

也之詔不似隋開皇元年永行停止詳見尚書古文疏證卷四第六十三條○惠氏九經古義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疏云所赦者唯殺墨刑與刑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尚書正義曰漢除肉刑除墨

刑刑耳宮刑猶在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崔浩漢律序曰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律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也棟業漢

書罷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曰宮刑也則漢文亦除宮刑矣或後仍復之賈孔之說蓋本崔張惠氏所業漢刑法志文帝詔曰今法有肉刑三注孟康曰

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詔又曰其除肉刑有以易之丞相張蒼等請定律

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答三百當斬左止

者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受坐受賂柱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

論命復有答罪者皆棄市詔既不及肉宮刑而議亦不言所以易之此不除

宮刑之明證又司馬遷下獄室後漢永安帝永初中陳寵子忠疏請除鑿

室刑則崔浩之言為可據也

孫君孚備撰談圃書錄解題孫公談圃三卷臨江劉延世錄高

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

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今按周禮義云

又云詩誰謂鼠無牙刑公謂鼠實無牙不知鼠實有牙

牛耳月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

閩按尸盟者所執五字用鄭註。其後後集林氏過之謂牛耳龍耳積不曉聲味陸仲輝雜牛耳無靈盟者聽於大神故執牛耳正以不聽為戒

洋氏幾酒秋官洋氏幾酒註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疏謂若

也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

為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榷酒酤書於

漢武紀漢書武帝紀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

酤至於周官之禁酒皆此意及漢文帝為酒酤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蓋

恐耗靡米穀民食不足此猶有重本抑末之意及宏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

不同不過私家不敢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至後來惟

大戴記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

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朱子儀禮經傳以為朝事

義書錄解題大戴禮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梁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所謂大小戴禮者也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

書所存止此公符篇全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始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

又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朱子撰以古十七篇為經主而取

大小戴禮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缺書數一篇其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

列子釋文云按史記汶與崕同謂汶江也今江邊

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

性鬼氏讀書志列子釋文二卷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為當塗丞通志同

鄭元云汶水在魯城北先儒相因以為魯之汶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汶與崕

同武中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逕蜀郡

東北逕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

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

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合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

人作辨引論語曰狐辨
居貉下云北方另種

記夏本紀汶嶧既集解鄭元曰岷地理志岷山在蜀郡又曰汶山導江列子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近時與化任先生六楮得之於淮陰淮濱廟中刻為專刻又取古今本之異同標其崖略附于書後

方模山云按考工記實釋云此據
升為帝時所尚不得取陶於河濱
解也則王氏此說公彥已先駁之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闕

父為之○元所考史記五帝本紀舜陶河濱河濱器苦窳○元所考韓非子東夷之陶者器

父為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元所考以元女太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鄭註舜至質責陶器甗大瓦棺是也疏喪禮兩甗
醴酒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是也

周人上輿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六

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

莫○元所考考工記輿氏為量量之以為彌深又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彌注補六斗四
升也補考則鍾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分也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

即上林賦紛溶箭蓼集證日知錄上林賦字作前音蕭宋玉九辨
前補考之可哀今形銷鑠而廢傷張衡西京

賦補考補考即此異文

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汜移

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

載歟原注移昌氏反

滴水云泉氏為量鄭元以寸方尺積千寸疏云方尺者上
下及旁徑為方

尺縱橫皆十數破一寸一截一截得方寸之方百十截則得千寸也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

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

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嘉量之銘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
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侯之辭註見皆極

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虞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

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達生謂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

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元所考考工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
作繫辭傳曰備物成器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子利莫大乎聖人

方模山云按考工記實釋云此據
升為帝時所尚不得取陶於河濱
解也則王氏此說公彦已先駁之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闕

父為之○元所苦窳舜往陶焉○元所年而器牢○元所襄二十五年左傳子產曰昔虞闕

父為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元所以元女太姬
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鄭註舜至質責陶器觀大瓦棺是也疏喪禮兩觀
醴酒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是也

周人上輿中庸或問軌者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六

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

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云今檢未得愚謂

即上林賦紛溶箭蓼○元所集證日知錄上林賦字作箭音箭宋玉九辨
箭備蓼之可哀兮形銷鑠而廢傷張衡西京

賦備奕備蓼即此異文

冶氏注鋌讀如麥秀鋌之鋌表記注移讀如禾汜移

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者農書所

載歟○元所原注移昌氏反

滴水云臬氏為量鄭元以寸方尺積千寸○元所疏云方尺者上

尺縱橫皆十數破一寸一截一截此乃九章米粟法某家舊有

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

復扈邦賜有功師氏而數亦皆備

嘉量之銘○元所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

文章之妙而梓人筍虞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

狀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元所達生謂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

與藝俱化豈物物刻雕之哉○元所元所案考工記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

以為天子利莫大乎聖人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寧侯定侯為爾不朝

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

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原注甚宏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

侯者射塚也因祭寓意以為諸侯之戒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

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治女曾孫諸侯百福

白虎通引禮射祝曰嗟爾不寧侯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爾蓋據大戴記

氏儀禮古義奏狸首注云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漢書郊祀志云周

靈王即位時諸侯莫朝周長宏乃明鬼神事設射不來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

者也封禪書云設射狸首徐廣曰狸一名不來此狸首之詩與祭侯之辭皆言

諸侯來朝之禮不來者不寧侯故抗而射也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恙乎

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

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

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疏云問君甲

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

實惠氏周禮古義王伯厚曰司儀問君云云棟案襄廿七年春秋曰傳曰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故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

謂之孔氏聘辭此書漢時猶存故鄭引之或說非無據也愚按說苑奉使魏太子擊封中山

遣倉唐趙倉唐趙字似不宜脫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見

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

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變容曰

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

鄭氏所述蓋古禮也原注大行注亦云問不恙說苑奉使篇魏

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

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斤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曰業詩

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子之君以我忘之手倉

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

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

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稱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鄭以圓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靈廟，是周人尊靈不若后稷及文武以靈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圓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難鄭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顓臾，靈威仰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識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

唐禮志曰：識緯亂經，鄭元主其說，以禮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

郊特牲正義：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亦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園邱一也。元以為二郊及明堂祭。

則古人以筆點漆而書，誤則以刀削去之，非謂筆即削也。左傳：宋向戌以膏示子罕，賞書也。子罕削而投之，是其證。又考工記：梁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按其陳形，製略如偃月，必不宜于刻也。氏感六經緯書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許敬宗始立論之，非之近世學者亦知其誕。

天而元以為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

三國志：魏王肅傳，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隋書：行禮志卷之三，肅撰。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何云筆則筆削則削，當是既書而後刻。集證按：爾雅釋器：柶，全云筆削之律，謂之筆，曲禮：史載筆，魯諸臣以死奮筆，晉語：進秉筆，又云：臣以秉筆事君，說非此削何齊策：取筆牘受言，說苑指武篇：王滿生藉筆牘書之，書契用筆，其來久矣。爾雅又云：滅謂之點，當是書則用筆，滅去之則用削，又按御覽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豪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筆之用，豪亦不始自蒙恬。初學記：尚書中候曰：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蒙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余友王煦曰：古人以筆云。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行澤

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巳，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稱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鄭以圜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靈廟，是周人尊靈不若后稷及文武以靈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難鄭云：虞夏出黃帝，殷周出顓臾，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元鳥，履帝武敏，啟自是正義。識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

唐禮志曰：識緯亂經，鄭元主其說，以禮祀昊天上帝，此天也。元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元以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郊特牲正義春秋緯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顯慶二年，禮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圜丘一也。元以為二郊及明堂祭

陳氏汲周禮辨疑曰：鄭氏感六經緯書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至唐許敬宗始立論之，非之近世學者亦知其証。

天而元以為祭太微五帝，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而元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三國志魏王肅傳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元之門人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元叔然駁而釋之隋書行禮志卷之三肅撰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何云筆則筆削則削當是既書而後刻集證按爾雅釋器柶全云筆削之律謂之筆，曲禮史載筆魯諸臣以死奮筆晉語進秉筆又云臣以秉筆事君說非此削何齊策取筆牘受言說苑指武篇王滿生籍筆牘書之書契用筆其來久矣爾雅又云滅謂之點當是書則用筆滅去之則用削又按御覽引太公陰謀筆之書曰：豪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筆之用豪亦不始自蒙恬初學記尚書中候曰：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此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蒙恬更為之損益耳。故說文曰：筆，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筆，是也。余友王曰：古人以筆云。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
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
頡社率之變幾至危殆通鑑唐太宗貞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張寶相擒突厥
頡利以獻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
其餘拜官有差後突利之弟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
宮結社率陰遣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帥眾擊斬之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
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力服
人者非心服也元所兼通鑑唐太宗

唐通曆遂民共後者
薄遂人陳後遂師以
行校之

抱磨註磨者通曆疏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絳稀疏得所名為通曆音歷史記樂毅書故
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新序雜作歷
室蓋古字通用元所兼周禮古義遂師及窆抱磨注云磨者通曆執紼者名也疏云天子千人分布六絳之上分布稀

疏得所名為通曆棟業謂歷當作秣說文秣稀疏適也讀若歷稀疏適均故謂之通曆

大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

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基索隱曰式之形上圓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

旋式基者筮之狀正基蓋謂下以作卦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

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叔重

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為六壬

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后之

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

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原注吳越春計碗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集證漢志五行家秦一陰陽二十三卷風后孤虛二十卷隋志五行類
選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唐志五行類雷公式經一卷六壬式經雜占
九卷後漢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
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為孤對孤為虛又趙彥傳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以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守王
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衛亦古制也然
頡社率之變幾至危殆通鑑唐太宗貞觀四年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張寶相擒突厥頡利以獻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其餘拜官有差後突利之弟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九成宮結社率陰遣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帥眾擊斬之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元所兼通鑑唐太宗

遂師抱磨

遂磨者通歷疏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綵稀疏得所名為通歷

音歷史記樂毅書故

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

戰國策新序雜作歷

室蓋古字通用惠氏周禮古義遂師及窆抱磨注云磨者通歷執綵者名也疏云天子千人分布六綵之上分布稀

疏得所名為通歷棟業謂歷當作秣說文秣稀疏適也讀若歷稀疏適均故謂之通歷

大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

天時史記日者傳旋式正基

索隱曰式之形上圓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

旋式基者筮之狀正基蓋謂下以作卦

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

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叔重

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為六壬

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后之

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

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

原注吳越春計碗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集證漢志五行家泰一陰陽二十三卷風后孤虛二十卷隋志五行類
避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唐志五行類雷公式經一卷六壬式經雜占
九卷後漢方術傳注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
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為孤對孤為虛又趙彥傳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以

行校

春官司常引鄭鐸曰軍旅之中所以一人之目者旗物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或頒之或辨之職雖不同所以一軍旅之目則一而已然王與諸侯或建或載不出乎太常與旂至於禮則孤卿建之矣師都又載之物則大夫士建之矣鄉遂又載之旗則師都建之矣軍吏又載之旗則州里建之矣百官又載之旒則縣鄙建之矣郊里野又載之變易不常何以一人之目耶余以為司常所頒者冬之大閱也司馬所辨者秋之治兵也秋冬所教各不同則旗物所用宜不一蓋兵事多變應變不一則教之術不可以不多變故秋而治兵用旗物則異乎冬冬而大閱用旗物則異乎秋使民於秋已知其一於冬又知其一於冬則徽識不同仰視其旗物觀其徽識雖百戰而不亂矣患徽識被於身旗物不同則徽識不同仰視其旗物觀其徽識雖百戰而不亂矣患其不知所從乎又曰秋冬異教則旗物異用凡有職於軍中者可以互見建今也所建所載之官吏互不一其說果可攷乎余以為凡教民者欲其易知耳軍吏也孤卿也師都也三者不同名攷其實則皆孤卿而已平日為孤卿有事則命為軍將所謂軍將者非軍吏乎在朝為孤卿食采皆在師都所謂師都者非孤卿乎孤卿可以謂之軍吏又可以謂之師都故所互建者旗也禮也所送載者亦旗也禮也或曰軍吏或曰師都不過皆孤卿耳人習知其孤卿豈不易知哉鄉遂也大夫士也百官也州里也四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大夫士而已判而言之則曰大夫曰士合而言之則曰百官鄉則有州遂則有里曰鄉遂者總名也曰州里者各舉其一以名之其實則鄉遂也鄉遂州里之官皆大夫士為之為大夫士者乃所謂官也故所互建者物也旗也所送載者亦物也旗也或曰鄉遂或曰州里或曰百官不過皆大夫士耳人習知其為大夫士豈不易知哉郊里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攷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餘

地與夫封王子弟之餘地謂之公邑亦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名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名曰縣鄙夫公邑閒田之地既名郊野又名縣鄙何也蓋是田邑也有在六遂之縣者有在采地之縣者康成所謂一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者謂此地爾故所互建者旒也所送載者亦旒也或曰郊野或曰縣鄙不過皆公邑之吏耳人習知其公邑之吏豈不易知哉且夫周禮王畿之內官吏之衆大抵有三節曰朝廷之孤卿耳鄉遂之士大夫耳公邑閒田之羣吏耳民於每歲治兵大閱之時見聞習熟安其教訓一旦有軍事仰視其六鄉六遂旗雖異其人易識安得不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

師都之異名
大司馬總論引鄭鐸曰成周法制如織之有經司常之師都者都鄙之長耳所謂州里者六鄉之吏耳所謂縣鄙者六遂之吏耳何以謂師都為都鄙之長蓋四百里之小都五百里之大都皆衆之所聚也自其有先君之主言之曰都自其人民為甚衆言之曰師則師都者非六鄉六遂大夫明矣何以謂州里為六鄉之吏蓋一鄉者五州之積里者即民所居之稱州長言大政州里鄉師言受州里之役要皆指六鄉言之則州里非遂之官明矣何以謂縣鄙為六遂之吏蓋一遂者五縣之積遂有縣正有鄙師故通以縣鄙稱之遂為縣鄙猶稱州里知其為

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
官地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引鄭鐸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由其一以禮神其一以祀神祀神必用之物從其類故陽騂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抵牾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瘞埋於

泰折祭地其牲則俱用騂犢又與此用騂用黝之文不同合余以為此乃為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騂犢之文連上讀其說曰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安有天地異位騂黝異色而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秋官大行人引鄭錡曰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王朝所以仰給者諸侯之貢為多若一歲來者始貢祀物二歲來者始貢嬭物以至六歲來者始貢貨物則王朝所須無時而可具又况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為每歲之常安有如此之希闊乎先儒謂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因有貢物與大宰九貢及小行人春入貢別彼二者是歲之常貢也余以為先王制貢之法初無異也顧讀經者不深考耳竊謂此行入言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聯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嬭物男服三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器物采服四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服物衛服五歲一見也其所常貢則材物朝服見固有歲數之不同若貢物則是其服每歲之常安可以為來朝始有乎見者自其君之親來貢者則每歲或遣而使而入耳說者合而為一茲所以紛紛也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考工記旅人引鄭錡曰攷諸家說豆區鍾釜數皆不同蓋始於經無為豆之法梓人言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以爵一升觶三升攷之則一豆當容十升字當為斗與此所謂豆蓋不同此所謂豆乃俎豆之豆經只言豆實三而成敵不言豆之所容而康成以為豆實四升者蓋用爾雅之文以謂角二升二角為豆故曰豆四升也然則此豆容四升以之為敵則敵容一斗二升矣不可以

為豆區鍾釜之法先王之為鍾釜之法必不同俎豆之豆所容為醢說者之異同蓋不攷其詳爾

世室重屋非明堂

之制匠人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引鄭錡曰周繼夏商之後制度加倍然亦因二代制作而增廣之記者欲言周人明堂之制故併述二代宮室之制以見其來之有漸皆辨明使有條理

古者國有間田田有餘夫夫有閒民民有羨卒不盡

其財力也闕按楚子重為政猶曰大戶已責晉尹鐸為晉陽猶曰寬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至秦而自

實田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一一年使黔首自實田至漢而覈墾田後漢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詔下州郡檢覈

墾田項畝及戶口年紀至隋而閱丁口通典開皇十二年至唐而括逃戶隱

田唐書元宗紀開元九年正月括田通鑑二月以宇文融充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宇文融傳時戶版利隱人去本籍詭脫繇賦豪弱相弄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以融為覆田勸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於是財殫力盡民無

樂生之心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

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註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
經貢士之文繫於歲獻之下恐每歲貢士故云三歲而貢士也又知三歲者案書
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侯國之士也鄉大夫
與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器羣

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征所以抑

末而返樸也鄭剛中解義曰漆之為物特為用之飾舜造漆器羣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不禁其奢乎植至

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舜造漆器事見韓非子說苑
王明清揮塵錄大學士劉希範上書曰唐太宗嘗怪舜作漆器禹雕其俎諫
者數十不止褚遂良謂諫者救其原不使得開橫流則無復事矣當今庶政
之行雖曰盡善事之若漆器雖俎者尚多也乃以非大政事而不言是不以
舜禹事其君也深得防微杜漸之意

